

留守儿童的逆袭

耒阳18岁“留守女孩”钟芳蓉,以优异成绩填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多次登上“热搜榜”,贴着“留守儿童”标签的钟芳蓉,像一束光,照亮了这个庞大的群体

在“先天不足”的环境中,他们顽强地向上生长——湖南耒阳18岁“留守女孩”钟芳蓉,以优异成绩填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多次登上“热搜榜”,最近更是收到了多家考古所和博物馆寄来的礼物,被网友亲切称为“考古圈的团宠”。这位性格内向的女孩,回应专业选择时坚定而有力:因为热爱,所以选择。

贴着“留守儿童”标签的钟芳蓉,像一束光,照亮了这个庞大的群体。如何让留守儿童群体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出现更多敢于追梦、能够追梦的“钟芳蓉”们,是“热搜”背后的冷思考。

A 梦想的光芒

“为什么选择冷门专业”“穷人家的孩子不要去学什么当诗人”……对于钟芳蓉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热议,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于“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

比如,人们一般会认为,留守儿童要考出好成绩很难,应该珍惜机会填报更“好”的专业;留守儿童的家庭比较贫困,应该选择更加赚钱的职业。

然而,钟芳蓉代表了留守儿童的另一种形象:成绩好、有主见、有理想,会为了“纯粹的爱”而去去做某件事。

正如钟芳蓉就读的耒阳正源学校校长罗湘云所说,留守儿童没有安逸、“被宠着”的成长环境,反而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心无旁骛地学习。据他观察,他们学校的留守学生,大多学习努力,尤其是到了高二、高三时,表现得更有冲劲。

这所民办学校,此前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名学生中,有8名是农村留守学生。

和耒阳一样,湖南省祁东县也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劳务输出大县,外出务工人员有30多万人。距离县城40公里的启航学校,是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现有留守儿童2000多名,占学生总人数的90%。

在启航学校任教的张老师,这些年明显感受到留守儿童的变化。“以前很多留守儿童只看到眼前,觉得爸妈是打工的,自己顶多也就读个技校。”张老师说,通过教育引导,现在大部分孩子在精神层面发生了蜕变,敢于梦想,并努力去实现。

“长大后要当博士”……这些孩子说出自己的梦想时,质朴而又稚嫩的脸上闪烁着光芒。

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也有着较高期望。他们一般在外打工,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贫困。由于自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他们往往舍不得在子女教育上进行投入,希望“知识改变命运”。

关于留守儿童群体的积极变化,在专家学者的“大数据研究”中也得到印证。近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林丹华,带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对安徽、河南、贵州、江西、湖南等地的留守儿童进行了深入调研。

林丹华教授撰文称,课题组对10个省份60所中小学的16317名9至20岁的儿童青少年进行调研后发现,留守儿童具有积极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巨大潜能,应充分认识到,在不利环境中仍然能够积极发展,是留守儿童的生命常态。充分发挥留守儿童身上的积极品格,有利于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充满很多可能。

比如,在孝顺、感恩、热爱祖国、有志进取、坚毅等积极品格方面,超过70%的留守儿童处于较高或很高的水平;大约60%的留守儿童,在父母一方照料或亲戚照料的过程中,学会了独自处理家务事,锻炼了自我照料能力。

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自强不息的积极品格,在留守儿童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伴随着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1989年出生的谢正,曾经也是留守儿童。他的人生就是不断拼搏的历程: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后来考取选调生,隔了几年又从偏远的县城考到省城,成为湖南省直机关的公务员。谢正坦言,他之所以要不断“突破”,不仅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不用像他小时候那样。

B 现实的问题

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同时,他们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仍然不容忽视。

“95后”女孩舟舟,出生在湘南农村。舟舟的父母在广东惠州打工,她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初中一年级的时侯,学习成绩不好的她不想读书了,辍学在家两年,后来跟着父母去广东打工。

2015年,舟舟回到家乡,结识了一位30多岁的妇女,被叫去“做批发”。她出于好奇,便答应了。其实,所谓的“做批发”,就是一伙人到商场偷窃。第二次作案时,她被警方抓获。

面对记者,舟舟不时低头啜泣。20岁出头的舟舟说,如果再选择一次,她一定好好读书,不会再做那种事(偷窃)了。但对于未来,已经身为人母的她,似乎没有更多选择。因为本地工资低,她还是考虑去广东打工,重复父母的老路。

舟舟的故事很典型,甚至有些残酷。留守儿童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更多孩子因为学习底子薄、成绩差,逃脱“留守一打工”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启航学校创办人陈亮伟说,学校刚开始

C 教育的作为

留守儿童的问题出在教育,解决办法也在教育。不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需要更有作为。

手风琴、小提琴、跆拳道、拉丁舞、街舞、机器人……很多人想象不到,这是坐落于乡镇的启航学校开设的兴趣班。对于偏远乡村的孩子们来说,这些课程的内容大多只在电视里见过。

陈亮伟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是教育环境造成的,他希望通过优质教育下乡,在乡村办一所“启族学校”,帮助留守儿童改变习惯、培养兴趣、建立自信。

2017年4月,启航学校成立了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合唱团,首批招募66名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天籁之音”,飘出了大山,飘向了越来越多的舞台。在音乐的浸润下,合唱团的很多留守儿童有了明显转变:由自卑到自信、由内向到阳光、由孤僻到活泼。学生家长们也从刚开始的不太理解,变为了广泛支持。

招生时,很多留守儿童的成绩非常差,学习、生活习惯很不好。当时学生参加入学摸底考试,及格率不足20%,有的学生数学只能考几分。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写作文时竟然还不知道段首空两格。

去年,来自长沙一所知名小学的老老师和同事到贫困县支教,对于农村的教育状况“感到震惊”。这位老师说,她所教的班级有7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学业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家庭作业完成情况差,尤其是到了周末,哪怕老师布置的作业再少、再简单,也总有人完不成;二是几乎没有课外阅读,家里有课外书籍少之又少,很多学生回家后就沉迷手机游戏。

其中,沉迷于电子产品,进而影响学习的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尤其严重。今年,湖南省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的建议中,专门提及了这一新动向。

湖南省政协委员刘霞指出,由于父母没有与孩子在一起生活,很多乡村孩子在家中表现为玩手机、打游戏,或者沉迷于网吧,在校自然不热爱学习,课堂上打瞌睡,不遵守校纪校规,好打架斗殴,甚至顶撞老师。

留守儿童不爱学习、成绩较差的结果

是,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辍学的比例较高。湖南绥宁县贺炳炎教育创新服务中心副理事长许志源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调研。以湖南西部某县为例,2016年至2019年,全县初中毕业生中,“不在本县就读或未进入普高或中职人数”(只有少数到市里或省城读书)占比为20%至30%,其中多数是留守儿童。

让许志源颇为担忧的是,这部分初中毕业后失学的人群,成了无人管、无人教、无人关注的“真空”。由于缺乏管理和教育,这群处于叛逆期的孩子的主要活动场所是网吧和夜场,他们很可能就此成为“问题少年”。

记者了解到,一些留守学生由于缺乏家庭教育和父母关爱,在心理上容易孤僻、易暴、易怒,有的“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耒阳市教育局局长张小勇表示,留守学生实际上呈现出两极分化,一类是像钟芳蓉这样自觉自律、有读书内生动力、能够取得优异成绩的;另一类则成了不良少年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监护,留守儿童遭遇溺水、交通事故等意外的概率相对更大,而侵害留守儿童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某种意义上,这如同一场“乡村教育实验”。如果说启航学校这样的民办学校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更大空间,乡村公办学校则兜兜住“底线”,提升教育水平。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的乡村公办学校硬件差、师资弱、经费紧缺,造成留守学生要么“放任自流”,要么“生源外流”。

目前,国家层面已经出台政策,要求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张小勇认为,要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重点改善农村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耒阳市提出农村学校改薄提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城乡学校结对帮扶等措施,并计划每个乡镇兴办一所涵盖小学和初中的寄宿制学校。

只有“学校教育”还远远不够,不少教育界人士强调“家校共育”“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留守学生较多的学校,应承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职责,比如配备像妈妈一样关怀学生的生活老师,让学

生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对留守学生的家长,包括父母和爷爷奶奶等,同样要进行教育,让家长承担更多抚养义务,避免不恰当的教育方式。

据了解,针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等问题,湖南省开展了家庭教育地方性立法可行性调研,通过数据和事例论证家庭教育立法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行性。目前,《湖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已顺利通过省人大的研究筛选,纳入2020年立法计划的论证项目。

此外,职业教育同样需要“补强”。许志源认为,大量留守学生在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的道路上“掉了队”,特别需要有谋生和发展的一技之长,职业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当前,众多新兴行业急需培养专业人才、技术工人,可以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

(应受访者要求,谢正为化名)(据新华社)

天气预报背后的误读

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但预报仍是世界级难题

客观预报不准还是主观感受差异

8月12日,全北京都在等一场大雨的到来。此前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京津冀地区将于次日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不过,直到8月12日中午前后,北京部分地区才出现一阵分散性降雨。网上很快热议起来,有的调侃“龙王进京需要核酸检测,大雨还在路上”,有的则抱怨“被天气预报忽悠了,真不该为大雨取消事先定好的约会”。

在气象专家看来,这场热议背后存在一个误读,即气象部门在预报这场暴雨时,就已明确主要降雨时段为中午到夜间,但有些人可能并未注意这一点。

当天一早,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也对此进行回应:大雨正在路上——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大雨正逐渐北上影响北京。

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市气象局也分别给出进一步的天气预报:此轮降雨在18时至22时最为猛烈,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将于明早结束。

事实上,对于天气,人们在主观感受上的确存在一定差异。胡啸以暴雨为例,一般来说,气象上所说的大雨、暴雨量级,指的是累计降雨量,即一天24小时的降雨量。24小时降水量大于25毫米的降水称为大雨;24小时降水量大于等于50毫米的降水称为暴雨。

“达到这个量了,都叫暴雨,但大家感受上会有不同,因为短时强降水和累计达到暴雨量级之间本身存在差别。”胡啸说,发生短时强降水时,可能几分钟内雨很大,但累计降雨量不一定达到很大量级,甚至都达不到大雨量级,也就称不上是暴雨。

相应地,有时候大雨或暴雨,雨下得比较平缓,累计雨量虽大,但公众感受不深,甚至有人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假的暴雨”。

不只是暴雨,对于高温,有时候人们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每到夏天,有时就会听到类似的疑问:大热天,感觉地表温度都能摊鸡蛋了,为啥天气预报才报30℃?走在大街上,为啥身上感到的

温度,明显比气象部门公布的实况温度要高?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对“双胞胎”说起。预报温度是指1.5米高处百叶箱中空气的温度,而研究表明,夏季中午至午后,地面与两米高处,温度差可超10℃,这就造成了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之间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体感温度除了受预报温度的影响,还受到湿度、风速和辐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专家以风速为例,一定的风速会让人感到空气流动,身体散发出的热量被吹离体表,即使温度较高,也会感觉比较凉爽。

从这个角度来说,“预报温度”,只是影响体感温度4项因素之一。公众单凭预报温度来判断个人感受,就会因此产生“科学的误会”。

为何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科学难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气象专家反复提到,尽管公众对天气预报有一定的误读,但必须承认的是,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这其中,暴雨预报更是世界级难题。有人说,下一场雨,就好像从天上往地上泼一盆水。预报员可以预测大致的水量,也能预测大概哪些地面会被水打湿,但水不会均匀地落在地面上,有些地方打湿的面积大,有些地方水落下的比较少,要预知地面上每个点被打湿的程度,难度很大。

中央气象台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蓝渝说,就暴雨而言,它是不同时间尺度、不同空间尺度影响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与暴雨有关的各方面条件和资料进行全面和综合分析,很难得出正确的预报结论。

他以常规高空观测系统为例,目前该系统所提供的有关暴雨的观测资料和信息主要是针对天气尺度的,而对直接造成暴雨的中小尺度观测并不充分,甚至十分缺乏。

“这就好比用网捕鱼,网眼太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蓝渝说,所以暴雨预报中,常会出现“局地”这一名词,正是因为以目前的预报能力,往往只能提前预报

局地强天气可能出现的范围,还不能提前预知其发生的准确位置。

蓝渝说,从整个世界来看,暴雨预测的准确率也一直不高,属于世界级难题。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也表示,天有不测风云,各类天气有不同的“可预报性”。极端降水预报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科学难题,我国的暴雨预报准确率目前与世界强国处于同一水平。气象部门会根据天气变化趋势,持续滚动更新,及时发布预报预警。

他所提及的滚动预报,顾名思义,就是不断更新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正研级高工符娇兰说,天气预报员以数值预报为基础,再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分析,最后得出预报结论。这并不意味着,预报员可以在一两天前“随便报一下”,然后全凭灾害天气来临前再进行更新。滚动预报的关注重点包括那些中小尺度的灾害天气,这些天气系统“船小好调头”,“变脸系数”高,发展趋势难以提前准确把握。

符娇兰说,随着预报技术的不断进步,预报准确率和时效上均在不断提升。基本上,提前3天左右可以较准确地预报出强降雨落区和强度,目前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

距离“十报十准”还有多远

那么,我国天气预报现有的水平究竟如何?符娇兰说,随着预报技术的不断进步,预报准确率和时效上均在不断提升。基本上,提前3天左右可以较准确地预报出强降雨落区和强度,目前我国24小时暴雨预警准确率可达89%。

据她介绍,目前我国使用的数值模式时空分辨率越来越高,对强降雨的时间和空间精细分布特点预报越来越准确。同时,中央台研发的精细化智能网格降水预报的精度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5公里分辨率、时间间隔为逐小时,同时还能根据实况进行滚动更新,不断提高降水预报准确率。数值模式,一个让人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今年年初,85岁高龄的曾庆存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位大家的一个重要贡献,

就在数值天气预报领域。他首创了“半隐式差分法”,成功实现原始方程数值天气预报,这一工作成为数值天气预报发展的里程碑。

数值天气预报还被世界气象组织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和社会进步之一,《自然》杂志盛赞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全球天气预报可与模拟人类大脑和早期宇宙的演变相媲美”。

曾庆存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如今的气象监测,已从单纯的“站点监测”变为包含气象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预测,也已从经验预报发展到数值天气预报。

据他透露,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性已从早期的1—3天,提高到5—7天。目前的3天预报,在全球范围可以达到70%至80%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比如我国华南地区的3天预报,准确度能高于80%。

这其中,台风预报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据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近年来,多个台风的24小时预报登陆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50公里左右,台风半径是1000公里,看相对值的话,50公里已经是很小的误差范围。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数值天气预报是“国之重器”,我国近年来大力研发的GRAPES全球数值预报体系,在同台竞技中表现越来越出色。2017年,中国气象局被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成为全球9个世界气象中心之一,拥有自主研发的GRAPES数值预报体系是最重要因素。

据他介绍,现在和1998年相比,我国综合气象观测、数值预报、预报平台的科技支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预报员再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加以订正,就形成了公众获得的预报预警信息。

曾庆存面对这些进步依然十分冷静,他说,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目前来说不大可能,“天气有偶然性,它不在人工实验室里,也不被人来控制,是预报总会有偏差。”

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敬畏自然的力量,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不测风云”。(据新华社)

有人说,没有比夏天更让人关注天气预报的季节,雷电、暴雨、高温、台风,以及相应的城市高温、内涝,山区泥石流、洪涝等灾害,都曾无数次地在这个季节上演。

来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统计显示,夏季是一年中自然灾害较多的季节,过去4年,全国夏季预警占全年预警46%,预警最为频发,进入6—8月,最常见的就是雷电、暴雨、高温预警。这些预警信息是否准确,又能否抵达每位公众,是人们对于气象部门的追问和期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逢暴雨或高温预报之后,似乎总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的说“天气预报越来越准,说下雨就真的下雨了”,有的却说,“又被忽悠了,说好的暴雨为何迟迟不来”“说好的暴雨为何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这些争议的背后,是否有人认知上的差异以及主观感受的不同,客观上的天气预报准确率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我国天气预报的水平又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